

## 无题

我拼命用醉填满两首诗  
一首装着噤若寒蝉的谦卑  
一首装着永不餍足的渴望  
倾倒入杯中  
奢求鲜艳欲滴  
转头一饮而尽  
再昏入一直贪求着的梦乡

## 《我想》

我想一只蝴蝶向我飞来  
带我饱览缤纷的色彩  
我想一只夏虫向我奔来  
带我体会重生的喜悦  
我想一片秋叶向我飘来  
带我相遇丰收的恩典  
我想一片雪花向我袭来  
带我领略纯白的灿烂  
我想你向我走来  
带我度过四季的苦难

## 無題

你的太陽結冰  
寒冷，荒蕪  
是我造成的  
你夢裡的人煙  
村莊  
在同一時刻消失了  
斑駁的天花板，你眼裡  
沒有希望  
沒有光芒  
似大船在海裡迷失了方向  
日子順著悲傷流逝  
只剩下無盡的荒唐

## 无题

好多曾经千方百计想要得到的  
在强制放下之后  
在忍住不在意之后  
在某个闪烁着惊喜的露珠的早晨  
突然像双向暗恋  
披露心意得  
猝不及防

## 別離

我把每一次的離別都看得尤為珍惜  
因為你不知道下一次  
你們是以怎樣的身份  
怎樣的時間  
怎樣的心情  
來面對彼此  
可能這一次的想法，也是最後

## 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想描繪你的原野  
可不知從向而起  
你的旅途孤獨  
我的處境空蕩  
任何字眼都於單薄  
你的淚水拂過平地  
要何時  
太陽才會升起  
你能看到嗎  
遠方

## 深夜后遗症

也许是，发热  
此夜漫长得一发不可收拾  
有什么正以月光的形式淡入

扎根，无水自生  
冬，你不逃，春也是  
那么你，再没有枯萎的机会了

一次次地意识到，归途实远  
而你的寂寞同样无人接近  
我讶异这默契时，一切如旧  
只剩难以言喻的风吹出死海的生机  
我，着迷

但这全部、任何、所有，你偏偏不知  
不巧的是局中人的无辜与醉痴  
天边渐渐亮了起来，男孩入睡  
你不知也好

他的梦唤作徒“徒花”<sup>1</sup>

## 系

我们降临到黄昏海边  
涨落着你们的歌声  
当潮声落下  
我们对望一段留白

## 无题

有时我怀疑  
你是不是已然逝去  
在我的注视下  
我从不说对不起与谢谢你  
因为我爱你

像狼狈，像失去  
我体会不到  
我只能记得你黎明般  
璀璨生辉的双眸

每个字与音节  
都是那样与众不同  
我也从不怀疑  
我不怀疑我是否还爱你

我怀念  
我思考过去的时光  
你还未出现的日子  
我便不会如此  
我便还是一如既往的我  
到你像阳光  
拥有太阳也无法比拟的  
光芒  
便闪耀我的全世界

## 消亡

生命的消逝不同于花谢  
它发生在一瞬间  
如一粒碎石坠入深海  
岸上的人不知它曾存在

## 泛泛

刹那收合起，  
身在昨日的思怀。  
是你的影，  
掳驱几座林丘，  
停断我脑界里，闻所未闻的疆垣。  
果实里的枯指，对向浮尘、  
禁弃日月如焰的悬合，  
抑或目交时揉碎的轰鸣。  
朝圣之下，  
溃腐我一人留遗的虚乏，  
你只闭眼，  
掌纹处柔焦的痕，  
却唤醒了我所有的打开。

<sup>1</sup> 徒花：词源日本，指从不结果的花

## 失眠随想

水晶球附上目光的壁画  
雕刻的模板参透了红色  
人像的轮廓，愈演愈烈  
不爱其伟岸而尊其奢华  
朱砂痣作红宝石的引言

未来或过去假设之上  
塑料盒的纹身遇水而亡  
失去身份的酸奶，跌进永恒的时空  
流水线的门票再生产

上帝的腕表循环着四季  
风和云，续写漫长的玩笑  
咖啡色素斑点狗  
闯进精心布局的梦网

失眠填充七把椅子的空缺  
游走在间奏而喘息  
我们中间多了个叛徒  
在夏天躲进冬日的飘雪

## 生死志

理清遗落的日记  
老树的根茎也搭去半年  
枝上的心绪缠绕太久  
一滴月色醉在杯盏  
红皮铁门绿漆报箱  
——通通生死攸关  
人这一生变数太多  
命薄划出生的等号到坟墓  
不如让鬼神都彻底一点

流放我们的身体

正如宇宙放逐一颗恒星

## 一些回想

把笔扔进海里  
生长出拙劣的花  
底下有  
嗡嗡沉沉的声音在叫唤  
被密度很大的水包裹着  
又被行肆的暗涌冲散  
不过无人在意

有泪躺在礁石上等待风干  
有船溺没在雾蓝色的天

## 是恰好

我们将遇未遇时  
期待着所有  
我们将熟未熟时  
彼此最尊重  
我们将散未散时  
我们最为珍惜  
泪将落未落时  
人最为动容  
太阳将升未升时  
总怀着希望  
太阳将落未落时  
云霞最红艳  
小雨将停未停时  
灯下最朦胧  
冬雪将融未融时  
大地最不舍  
感情至深未深时  
最觉得适合  
人们将爱未爱时  
都最爱幻想  
酒鬼将醉未醉时  
都最为走心

酒醉将醒未醒时  
最不愿而对  
人们将死未死时  
话才最重要  
一切都在开始时  
才最为美好

## 是个酒鬼

深秋的九月  
他倒在枯木桩旁  
七月的理想燃成灰烬  
跟它相同的  
被世界抛弃

欲望留下的余地  
是自我教赎  
他开始嗜酒  
显得病态  
木桌上的桂花  
是通往另一个世界的钥匙  
通往属于幻想家的人间

空气变暖  
春天快要降临  
抽着烟的太阳下而  
拥挤的过道  
周围人都衣衫褴褛  
有人撞倒他  
接着蹲下来安慰  
他一直睁着眼  
直到星空降临

他闭上眼再睁开  
清晨  
大雾弥漫

## 三年

十八岁  
偷偷的我喜欢了一个人  
藏的严严实实  
十九岁  
不知何时我开始不满足  
不管流言蜚语  
不撞南墙不回头  
二十岁  
已是头破血流  
才发现不是所有的喜欢  
都能两情相悦  
明明倦极了  
何必甘之如饴

## 也偶尔听闻你的如愿以偿

今晚雨下得凶了  
但夜不够深，是一种失约

我们在时间的川流里刻舟求剑  
百般苦涩撑起一树一树的雪

他想起那个不再被提起的午后  
——也只是想起  
日光微黄，一个人踩上他的影子  
风灌满发丝，野花开始疯长  
大朵大朵的云从左耳涌进又涌出

他愿意记不住这之后的事情

枯叶扫过脚尖，沙哑，他一睁眼  
那人什么时候已变成了秋

## 无处可逃的罪恶

无处可逃的罪恶

在那一刻  
与世间喧嚣相反的  
是如死一般沉默的夜

而雨 是最完美的从犯  
一点点洗刷罪恶的证据  
嘘，抬起头  
楼梯，草丛，夜空……  
都是密密麻麻的眼睛  
别动，我们正看着你

不要想着  
雪能遮掩脚印  
待太阳晒化积雪 重见光明

## 配角

所以 请听我远  
那一天的花落了七朵  
那一天的酒有些浑浊  
你穿着光鲜的衣着  
走进了亮丽的生活  
所以 请别问我  
今天的花落了几朵  
今天的酒是否浑浊  
配着绚丽的衣着  
你走出了我的生活

我只是生活里的一个配角  
却千方百计 路过你  
可出场的方式总让你怀疑  
布景换了又换  
观众也不太乐意  
后来我便尽心饰演着  
我的角色  
不再故意驻足

欣赏你的舞步  
自从走上这条路  
我便一去不能回头  
请别看透  
我的执拗  
我只是你的一个配角  
围绕着你旋转  
你却露出戏谑  
所以我会不管不顾  
接近一次  
便离开这座城市

所以当你问起  
明天的落花累积一尺  
明天的浊酒只喝一次  
没留下什么东西  
你就走出了我的记忆  
所以啊 就这样吧  
将来总会有个主角遇见你  
哪怕你已记不起  
我的名字

## 星星

一颗星累了  
累得眼皮直打架  
孩子们开心惊讶  
“原来星星真的会闪呀闪呀！”

一颗星累了  
累得不想动一动  
老人们语重心长  
“不动的北极星，亘古不变指着北方。”

一颗星累了  
累得掉了下来  
人们欢呼雀跃  
“流星会帮我们实现梦想。”

一颗星终于决定  
抖擞起精神  
想亮就亮  
想跑就跑  
就做一颗星的模样

不照亮迷惘  
不指引前方  
偶尔跑太快滑了一跤  
也不实现愿望

### 狐朋狗友

我们也成不了朋友  
我们也熬不出红豆  
干脆就做彼此的  
狐朋狗友  
所以那些典雅的都束之高阁  
所以骄傲的从不回头  
只等黄昏消逝以后  
做一对狐朋狗友

我喝了几杯花酒  
留恋霓虹里的温柔  
灯光亮起时你先不要走  
我不愿意  
一个人等候

我们也不是朋友  
我们也不摘红豆  
成群结伴的游走  
谢绝善意的摇头  
出生入死不是你该做的  
我的狐朋狗友  
你只要陪我喝两杯三杯酒  
不再瞻前顾后  
你也不用替我出头

我的狐朋狗友  
在我遍体鳞伤后  
过来走一走  
便已足够

我从来没奢求过什么  
只是不愿做孤飞的海鸥  
虽然总也搭不出人心的结构  
却也过的自由  
我们从不衣衫简陋  
我们从不为谁出头  
我们从不假装富有  
这样的狐朋狗友  
一两个  
倒也足够

### 重生

心弦缠绕落叶的经脉  
随秋风晃荡  
回忆里陌生的相册  
随声音泛黄  
原野挣脱大地的束缚  
在焕新的世界闪烁  
秋千的角落载着遗失的梦  
倒转忧愁的锁链  
沉醉于转音或和声  
清澈的音符  
界定黑夜与飞鸟的语言  
你的眼睛里  
十年的人海和路途  
波动平息却从未停止  
我抵达迟来的狂欢

所有的得到在失去中重生  
所有的火焰在灰烬里复燃  
舞台拉开帷幕  
探出视线的礼帽一如从前  
我的世界  
失而复得

## 无题

你说我独自一人  
坐在那里时，看起来更像是一场集会  
人们纷纷离开的证明

我爱你，就像是不会停止的音乐  
不会散场的电影，或者一杯  
喝不完的牛奶咖啡  
它们都是无法实现的美好事物  
和爱情一样，不该永恒

## 无题

我猜是青空，无风，是一朵  
迟的雪，在侧脸轻生

你习惯了眼泪，便没有拂  
可是这儿离心太近，太冷

我一夜没睡

数雨，或者  
什么也不做：等着  
等到春天来了，即便你也不宜久留，  
即便你  
两手空空，我不争气的花儿被唤醒

又一次枯萎，让我知道你来过  
一个夜晚，也可以是一场春天  
我翻了翻烟灰，拾到的眼泪却越来越  
多  
直到拾到一场雨

我一夜没睡

我猜是青空，无风，是一  
迟的雪，来得不是时候

## 他们在深夜掠夺我的宁静

他们大刀阔斧地掠夺我的宁静

唯独深夜  
别偷走我和我独处时的祥和  
那是我忘却赎不清的罪  
和还不完的债务的  
致命的浪漫背面

我自私地用沙子掩埋一颗星星  
或者珍珠  
再使眼泪淌成一条护城的河

我逃进感情的城堡  
将理性的恶龙拒于千里之外

## 花瓶

他活着  
坦坦荡荡  
然尸骨无存

他死后的三十年  
四十年  
从他积满灰尘的肺脏里

长出了一丛杂草  
一棵树

## 嘘

让我不再和其他的生命黏连  
以此拯救那  
从我口中飞出的、慌忙逃窜的人群

## 无题

一颗颗尘土被密封，  
堆砌在无人角落，  
周围尽是断壁残垣。  
可又有谁臣服？

百年之后，  
破土而出。  
伴着月，倚着星，  
一跃苍穹，万人瞩目，  
它说“你终于来了”。

## 可能

回得去的从前  
和能到达的未来  
都是可能之外

## 四季

春花是秋天的梦  
冬雪也未曾在夏季纷飞  
即使时空错乱，也不能遇见

## 归乡

阶前的月散着桂花的香  
陈酒酿了几载  
只可惜归人不路故乡

## 焚雨

一百只鸽子落水了  
拼命拍打着翅膀

大雁在战火里群飞  
把逃离演绎成侵占  
忽就染红了一片天  
血肉模糊在铁甲上  
吞下一封家书在咽喉  
长眠的眼里缝补着佳人刺绣  
恍然还是鸳鸯戏水，画眉情趣  
原来相思还是躲不开溺水的宿命  
连绵着心事的湖水早已混浊在两鬓  
唯一存活的染血信鸽也无音无信

## 忍冬

太远了  
一场雪还没有下完  
可我不知道，这是第几个冬天了  
雨丝卷起的当年重似千堆雪  
还没和你说起过  
雾绵绵的思念  
和白衣胜雪的那天

眼泪从身上的刺里流出来  
每一滴的形状都相似  
最锋利  
饱含着那些说不出口的  
一碰就破，万般脆弱  
风干了 留痕



太近了  
无数个阴雨天  
揉团白云下来  
碾一碾撒开  
就是一盘人间咸甜  
玫瑰有苞，味蕾记得：  
原来一直放不下的失去  
不过是若即著离的牵挂

## 当你老了

想起那场雪  
你的蓝色衣襟和一碗冰  
我在盛开的马蹄莲旁盘起你的自发  
阳光自顾自拉长我的个子  
像光阴这么快，你高高的怀抱  
忽然就落到了我的手臂里

想起四岁的病  
喂到口里的那口热乎乎的木耳汤  
是一个温亮的黄昏加热的  
想起前不久你的牙疼  
看到我忽然就泪光闪闪  
望着针水瓶说好慢，好慢

想起犬吠落锁的一个夜晚  
你失眠的背影  
花露水瓶子打翻出燥热  
一个夏天又结束了啊  
草木枯荣，树叶翻滚  
你总习惯算农历的日子

我把你认识的三个字拼凑起来  
看到的是婚姻，母子  
和不忘记  
这漫长的一生啊，这样走到了今天  
你说扁下去的指甲是苦命

扔掉的照片里只剩下不可能了  
我看到床头过期的药片还在  
多希望，年迈的期限是永远

爱着山茶花和野杜鹃的日子里  
你总和我说  
不要忘记去看你  
像番茄提醒季节  
要交换它的绿衣，那绿  
仙人掌裹住的翡翠，夏橘滞留的年发

奶奶，有人说你变得更加温柔  
我笑笑不说话。突然想念  
被你唠叨一整天的日子  
以及你手上拽着我顽皮的力气  
忘了哪一年  
有亲戚把年糕做成小狗的样子给我  
在门口喊送小狗喽  
你一边说最讨厌小狗了一边找来竹篮子  
把我的雀跃珍藏

奶奶，别人不知道  
院子里酸酸的橘子是我们最圆满的秋天了  
桂花树下你的缝补最明媚  
比月饼更香甜的是团聚

你今年突然就想砍去那棵高高的银杏……

秋天……你看我又想起秋天  
想闭上眼回忆家乡燕子飞来的方向  
看到却是个某年生日蛋糕上的烛光  
你说怎么办，忘了自己的父母了  
确切的生日无人知晓  
看着你的眼睛，我的祝福突然哽咽  
仿佛喉咙里卡着一瓣酸橘

## 写给他

月光说  
他也想选择填满你的内心  
可不愿先行割开一个口  
也没有一束光  
熟悉血液的流向  
于是锁定了你的眼睛  
黑色的，蓝色的  
干涩的，盈润的  
都曾收留过清苦的月光  
这时候  
吻不吝啬，爱不拮据

## 我的风死了

我的风死了。  
被火车撞得七零八落，再也合不拢  
这是唯一一片蓝色的、含着青草味的  
风  
扬起沙尘迷了眼  
毛绒之外仿佛瞥见通体冰凉的龙  
我看见云撒下羽毛，像远处金色的麦  
穗  
盛大如日月麾下的冰花  
云在笑吗？  
一遗世独立而来去无痕的云却在笑  
吗？  
一云在哭吗？  
通晓万物而不动分寸的云却在哭吗？  
云不语。云只是不语  
从此我茎中留下空隙  
待下一次风起，我将走遍枫叶红山白  
雪满地  
看尽市井人间江南烟雨  
我的风死了  
而我成为了游历世间的、风的墓碑

## 不再写诗

不再写诗，从今天起  
既然这世上的道义或公理，无非是周  
六深夜的烧烤或甜品  
没必要再关心人群，或者你总是发胖  
的身体  
反正关了灯，只有我看得见你

不再写诗，从今天起  
那些你所幻想的爱情，不过每一个奔  
跑着的黄昏黎明  
你知道唯一紧要的是它们，终将如何  
灭熄  
既然游戏，仅此而已

不再写诗，从今天起  
既然你从没有真切着触碰，或把那份  
随形的孤寂设法丢弃  
勾勒你存在的，绝不是它与往日熟识  
的痛和病  
天空，也绝不止于打雷下雨

尽管过去每一天的诗歌里  
从来没有，你为我写过的某一句  
然而你所能感知的每一个时间，或在  
这幢星宇的每一个角落  
却只有我，不顾一切地爱着你

无论你贫穷，萎靡，肮脏或无趣  
我想祝福你  
我最亲爱的自己

你是我的秘密，男孩  
不敢看另一个自己的人，  
灵魂会因枯萎而更沉重。

大理石、蜜柚；羽绒枕、口红；  
雪夜苍白的风，  
吹不走旅人的忧愁。

焰火筐色，河水沉默；  
北春暮野的刘车，驶过万物的消瘦。

我活成你心中的秘密。  
打碎镜子的，是男孩故乡的紧花。

## 失眠随想

水晶球附上目光的壁画  
雕刻的模板参透了红色  
人像的轮廓，愈演愈烈  
不爱其伟岸而尊其奢华  
朱砂痣作红宝石的引言

未来或过去假设之上  
塑料盒的纹身遇水而亡  
失去身份的酸奶，跌进永恒的时空  
流水线的门票再生产

上帝的腕表循环着四季  
风和云，续写漫长的玩笑  
咖啡色素斑点狗  
闯进精心布局的梦网

失眠填充七把椅子的空缺  
游走在间奏而喘息  
我们中间多了个叛徒  
在夏天躲进冬日的飘雪

## 不再往来的深秋

对死海而言，一枝玫瑰即是春天  
当你再次谈及荒漠，一弯月石化作泉  
我想，我愿扎根于此，堪堪影斜

怎样盛开才不辜负这惊鸿一瞥  
此后我成为秋天，再不轻易将红林染  
遍  
而你只是蜻蜓点水，一抹冷色如照面

所有的浅尝辄止都是道别  
所有的道别，从古早山川起击落人间  
夜梦不停挥砍，我的神明流泪——  
绝不予信笺，绝不许留恋

因这泥土的贪婪，我们难逃此劫  
隐隐的苦茶味，袅袅在田边，高高地  
高过紫藤和蔓条，席卷一切

之后你也可以相信我已经枯萎  
黄昏被雁群裁截的时候，浪潮汹涌  
不减你若重新出现，我便不再下雪

## 雪的消息

梦蜷缩成一团  
我还是一遍遍写冬天  
瑟风来自枯草的一朵仰望  
夜雨急促谁家泣  
晚熟的银杏骗来了一场大雨  
自此黄叶香难觅

似乎茂盛是过程，等待是结果  
每个思绪都经过一个人  
按时到来的  
这个冬天最大的特殊之处：  
是我尚未发现的喜悦  
比如好久不见、大雪弥漫

我还是相信变幻莫测的天气

面对它我说本该如此，或者还能怎样？

暖阳一片一片  
曾剔出灵魂里的黑和白  
路人磕磕碰碰走停，偶尔也渴盼阴雨

你把梦铺展开。在我的面前闪烁其辞  
听说明天要下雪了。  
上一次我们聊起雪  
你问诗歌里为什么总写月亮  
白色莫名其妙吗  
那一次  
月光在你肩上下了一场雪。你坐在我  
身旁  
我发现了余光中绝色的秘密

“北望前途暗处灯，可曾有别离”

## 让他睡吧

张开双臂  
有丝带在指尖流动  
不一会儿消失了

高层的空气  
寒冷中带着一缕喧嚣  
夜半的呼喊  
被云吞噬  
作了无谓的消化  
不一会儿消失了

张开双臂  
他不一会儿消失了

嘘～  
让他睡吧  
在如画的山色中

在如血的暮色中  
让他睡吧

## 缚

太阳还未沉入地平线

黑暗已席卷而来  
慢慢地  
浸入我的身体  
四周一点点变重的压迫  
让我感到惶恐  
牙关打着冷颤

似有幽灵来到我的身旁  
想把我拖入地狱

## 三点十八分

我躺着我的床  
枕头上  
有着窗外青山的味道  
山上有个保安亭亮着  
里边只有一盏灯泡  
天上也有个月亮亮着  
那是我看了千百遍的旧人了  
一会应该要下点雨  
水气会晕染虫鸣  
又是一晚的清凉

## 月酒

月光倾诉悲哀  
把酒调的淡了

輕淺的斟入喉  
辣至舌尖燒入肺腑

陳舊的窗擁抱着光  
月撒入眸在里面藏星

帶着醉意  
羞紅了臉